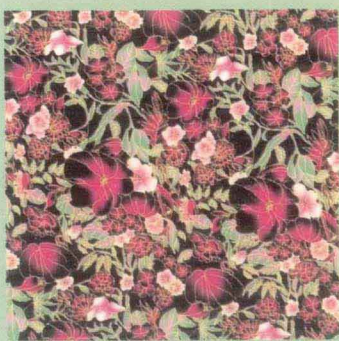


养羞人



强雯 著



养羞者,蓄食以备冬,如藏珍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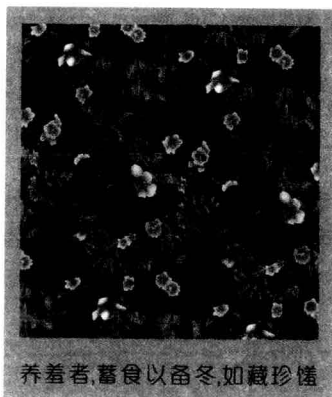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养羞人

强雯 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养羞人/强雯著. —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
2011.10

ISBN 978-7-5624-6167-8

I. ①养… II. ①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89634号

养羞人

强 雯 著

策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王伦航 版式设计:  程晨

责任校对:刘雯娜 责任印制: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邓晓益

社址: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(A区)内

邮编:400030

电话:(023) 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:(023) 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: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fxk@cqup.com.cn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16 印张:13.5 字数:212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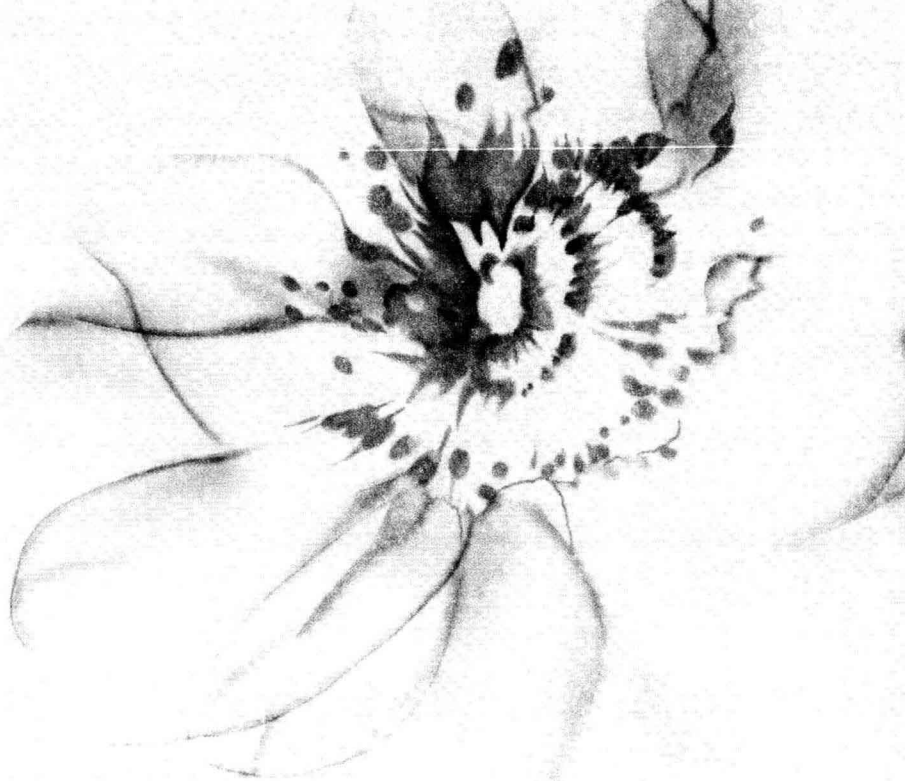
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167-8 定价:25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/1

Chapter one

第二章/29

Chapter two

第三章/56

Chapter three

第四章/82

Chapter Four

第五章/117

Chapter five

第六章/141

Chapter six

第七章/151

Chapter seven

第八章/168

Chapter eight

第九章/196

Chapter nine

第一章

Chapter one

1. 2 3 4 5 6 7 8

这个女孩看上去18岁或者20岁。冷提平躺在一把朝着游泳池的椅子上望着她，宽大的墨镜很好地掩饰了自己。王雄雨还没来。他们并不经常在这里约会，只是最近有些频繁。和其他会所不一样，这里的采光非常好。18岁或者20岁的女孩穿了一件墨绿色的晚礼服，这让她看上去像一只瘦身过度的青蛙，好在那一片低胸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——她没有使用乳贴，以致那两个胸前的葡萄像调皮的猪拱嘴一样不停地捣鼓着，给人无穷的想象。

女孩并不真的想游泳，尽管她围着游泳池绕了两圈，时快时慢，像她的笑声，但很快她就有了游泳的兴致，“在这个清晨，能够裸泳一下是多么惬意啊。”她的话语似乎惊吓到了在她身后的人——那些男女，年龄明显地比她大了，他们也在说笑，有些装模作样，有些解嘲，用一种冷提听不见的声音。女孩咯咯地笑起来，一个男人，迎了上去，掏出了一架似乎是时刻准备着的相机，要为此女孩子留下美丽的瞬间。这个队里的其他男人，也受到鼓惑，撇下这个队里不那么年轻的女人，加入到追随青春女孩的队伍里，他们争先恐后地要跟女孩说两句话，“我们都是老同志了。”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，清晰地飘进了冷提的耳朵里。

冷提突然恶作剧地站了起来，也围着游泳池转了起来，她没有扯下她的浴袍。穿过那个队伍的时候，她注意到了那些不和谐的目光，她是一个正经八百在这里这

个清晨游泳的女人，而他们，不过是想想。很快她就转到了那个女孩身边，那群追随者身边，正好那里有个长凳，她坐了下去。端着相机的男人几乎要和冷提背对背了。男人冲女孩挥手，示意在他身边坐下，以便留影。冷提没有离开，端坐着，好像是故意横亘在他们中间的屏障。女孩坐到他们中间，男人显然并不满意，他转过头，冲冷提笑笑，冷提视而不见。这时，男人站起来，彬彬有礼地面对冷提说：“女士，不怕冒犯地说，你的丈夫一定是位军人吧。你很有风度，可是我却不敢和你照相。”女孩咯咯地笑起来。男人鞠了一躬，向前走去，女孩追过去，一边笑一边问他的判断，他到底如愿以偿地和小姑娘照了合照。

游泳池的水碧蓝如洗，它好像在那里等了一个晚上，冷提平静地坐在它面前，既没有露出她性感的红泳衣，也没有跳进水里，任那一碧如洗的镜子映射出冷提本不该走形的身体。一个戴墨镜的男人出现在水的倒影里，他把手放在了冷提的肩上：“宝贝，我要走了。”

1 2. 3 4 5 6 7 8

王雄雨并不是经常中途撂人。能让计划中的三天良宵中断，一定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可是有什么事能大得过冷提呢？王雄雨走后，她也没多大的兴趣滞留于此，匆匆回了重庆。她并不是要存心跟踪他，既然他说办公室有事，那他的事也就是她的事。

王雄雨不在。

精致的办公室里一个精致的瓷人儿在电脑面前敲敲打打。

“我不知道王总什么时候回来。”瓷人儿倒了一杯水给冷提，又继续回到电脑面前敲打。

王雄雨每个月给这个瓷人儿800元的工资，处理行政事务性的东西。不知是由于工作太清闲还是工资太低廉，瓷人儿每两个月就得换一次人。

大学毕业生多的是。王雄雨对此不以为意。

冷提扑了个空。她有一搭没一搭地盯着小姑娘，既不想给王雄雨电话，也不想白白浪费时间等他回来。直到她看见有个男人出现在门口。冷提大胆地打量他，好像那是她从未见过的王雄雨的另一个侧面。气质不错，她在心里暗想，不由自主地将翘着的二郎腿向前伸了去。她修长的小腿曲线露了出来，她希望门口这个男人能够稍微用心地打量她。但是他的眼神没有按照她的要求奔向她希望的目的地去。

他很自信地问，这是否是雄雨工作室？

在还没得到准确回复时，冷提单刀直入地问他要做什么业务？她站起来，把手环抱在胸前，让人误以为她是当仁不让的女老板。她要的就是这样的误解。瓷儿儿抬头看了眼门口的男人，也乐得有人替她挡驾，轻轻地说了句“王总现在不在”，又自由自在地往键盘上敲打了去。

哦。男人有些失落，他的眼神快速地在办公室里游走了一番，似乎还不愿立即离开。

冷提耸耸肩，“你可以等等他，”她别有用心地说。

这么一说，男人似乎不好久留，他递过去一张名片给冷提：“如果王总回来，请让他给我联系。”

“戚竹。”冷提念出了他的名字。康仁医药公司总代理。她朝他打量。这个满脸皱纹，却把黄衬衣扎在牛仔裤里的男人，显然不服老。

“你是要一个主持人还是形象代理？”她咄咄逼人地问，顺便把自己的前胸往前面送了送。

男人笑了笑：“我先了解一下。”

“我不是要挖王雄雨的墙脚，我也是做这一行的，我想你需要的应该是个女性。”

男人再次笑了起来，“有意思，”他说。

但男人这句模棱两可的话，似乎把冷提伤害到了。她兴趣索然提起包，准备离开。男人在后面愕然地问：“你不再等等了吗？”冷提停了停，似乎是等那个男人追上来，其实是把臀部收紧，男人在原地，问：“要我送你一程吗？”冷提说：“不必了，你要等的人是他，不是我。”说完，她又回眸一笑，“老同志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1 2 3 4 5 6 7 8

如果习惯了12厘米的女人，给她换个7厘米或者5厘米，当是驾轻就熟的事情。虽然整体不及12厘米风骚入骨，但也可借助7厘米或者5厘米略表春情。可是冷提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，原来那12厘米是长在心上的，轻轻一触都可千娇百媚，而这7厘米或者5厘米是退居二线的选择，它们是落寞时候的自我安慰。

选择12厘米的时候是妖娆的，而7厘米或者5厘米是不想招惹是非的闪避。

这是马后炮。

冷提终于明白自己也有马后炮的这一天。

细长的高跟在脚下眼花缭乱，宛如毕加索《下楼梯的女人》，不过那超现实主义的美感没有在这里得到体现，毕加索的女人不是疯掉就是病亡，她们的亡灵在画笔中得以隽永，百世性感，而自己呢？连一个伪毕加索都没遇到。5厘米细跟继续叠加、交错，晶莹闪亮地与水泥地撞击出悦目的曲线，纵然如是，冷提却觉得脚跟异常酸胀，都不知道是人踩高跟还是高跟踩人，俨然一副戴着刑具跳舞的样子。只可惜这舞蹈是被逼的，所以没有一点美感，反生出些滑稽，尤其是这副刑具支撑着的还是一个姿色入眼的女人。

智者曰：相由心生。冷提不是没见过场面的人，用不着狼狈至此，多大点事，就扛不住了。不就是一副皮囊吗？此时，她倒很想学学韩剧里那些若干年后变成凤凰的麻雀女人，鼻孔里发出轻蔑的一声“哼！”指天发誓要踢出个未来。最后在街道的拐角，抹一把眼泪鼻涕，等待心尖尖生出老茧，改头换面重新做人。当然，这些只能是想想，妄想不过是最好的解药。冷提抹了抹眼角，除了粉质的颗粒在指纹上依附，别无它物。这就对了，她想。

几年前，自己更年轻，说仪态万方，艳惊四座，一点不过。不说远了，单就这个城市，也有多少份心思在惦念着她。“好久没有这般脱俗的地产主持人了。”电视

台的副台长都要对她刮目相看，几欲拉她入伙。冷提赶着撵着，把时间踩在脚下，蹬蹬蹬，不停歇地发光发热，不曾想，女人的年龄也蹭蹭蹭往上跳，仪态万方就像个运行过度的机器，很快折了旧、耗了油，再养护再护理都是旧不如新了。主持人这一行就是这样，总会有比你更年轻更有野心的货物努力挤上超级市场的畅销柜台，你要么被束之高阁，要么直接下柜。“没有办法，观众们太挑剔，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的新面孔。”凡是跟影视沾边的行业负责人，都会说上这么一句。常换常新是市场法则，冷提接受，自己也是这么上来的。可谁愿意将好日子拱手相让？蕾丝花边里是被酒精浇坏的小腿肌肉，松弛、苍白，冷提巴不得足下的仿水晶高跟鞋变成风火轮，腾云驾雾地消失在人烟稠密的地带。28，女人的28啊，她堪称自己为“二八佳人”，但此佳人非彼佳人，过去的骄傲劲儿，倏忽一下就凉到了脚跟，连说话都不由自主地阴阳怪气，没办法，谁叫她是女人。

其实，不过就是几分钟前的事，办公室里，人心惶惶。过去，冷提最爱的地方就是办公室，那是让她光芒四射的战场，现在，一刻也不愿多留，空气里充塞着甜腻的脂粉味和女孩子断断续续的尖笑声，让人抬头不是，低头也不是。尽管她不是主角，可也不想做一个旁观者。理由，她需要一个结实的理由！冷提琢磨着，只有落地玻璃窗外的世界天空，还有那么点清新。只可惜这些天空，更像是解放碑群楼的边角料，由不得你抒情感怀。粉红色的地板砖凉凉的，那里依然没有答案。她几乎要气急败坏了，站起来，走两步，停一步，无处搁浅的眼睛，极不情愿地落在了正对面的“得意不夜城”几个字上。即便她避开眼，脑子里仍然是它鲜活的景象，黄色的字体，压在细密蓝色的横条背景上，两个交相辉映的互补色此刻却黯然发旧、发灰。在鳞次栉比的建筑中，它似乎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冷提不得不再次抬起眼，正视“得意”在白天的狼狈。只有夜晚，才会让它真的得意，钱柜KTV、真爱俱乐部、后宫会所、苏荷BAR……这是解放碑情色场所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，随便一张嘴都能报出他们各自的特色节目来——整个解放碑只有它的灯光最灿烂。一过下午6点，后宫会所门口就会准时出现一张引人遐想的古床，粉红色的帷幔在床沿上飘荡，仿佛有无数故事在那里潜滋暗长，较场口轻轨的进出口就在几步开外，来来往往的人将惊讶和迷惑的眼神投向那里，宫闱似的大门有影影绰绰的人影，房子内的灯光深邃甜美，不一会儿，就有小生抬

出一张巨幅广告画，那是今天的主题：有时是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，有时是《亲密爱人》，有时是《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》，画面情欲饱满，犹如离箭在弦，更多的人选择不经意地一瞥，然后带着内心的呐喊匆匆离去。每晚10点以后，那里发出的狂欢似尖叫，百米开外的中兴路跳蚤市场都能听见，守夜的摊贩会莫名其妙地竖起耳朵，解放碑的夜空，红蓝变幻，光柱从不同的方向射向云层，她躁动地等待着，突然对拐角那家5元一晚的无名客栈破口大骂……现在，青光白昼下，得意不夜城像宿醉女人转过来的一张脸，暗黄、色斑、五味杂陈，还伴随着一声叹息，只有体会过它的好的人，才会注意到这声叹息，那股令人羞愧的味道，几欲掩鼻，然后匆匆地避开眼去，多看一眼，都是对自己的无礼。白天，无论明媚如春的白天，还是阴云密布的白天，都是属于美美百货的、大都会的，它们在碑心的内径，室内高昂的射灯和那些标签价格令人恍恍惚惚又触目惊心……看看那些进进出出的女人男人，趾高气昂，挥金如土，这才是我们所需、所追求的生活。

冷提几乎在一瞬间恢复了平静，生活当然是要追求的，追求的背后需要一个坚实的理由。老板还是那个老板，心却不是以前的心。冷提必须给他一个理由，今天，或者明天，不会太久。千般宠爱已移花接木，冷提以前没给自己留过后路，自信芳华经得住考验，到头来一样难逃奔三女人仓皇的宿命。明知瞒不过还是要瞒。什么理由？冷提还没想出来，但是要跑的念头已经抽得她的身体不自在了，没有充分理由也要跑，她一刻也不想待在这个公司里，后生们在她面前寡廉鲜耻地上演一部《昔日重来》，她受不了。她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“老大不知羞”，觉得万世的定理其实早在古人那里就看透了。跑！每一分钟都要逃跑，她胸中疑似装了发动机，劣质的，声音巨响，油烟冲塞七窍，要她逃向无垠之地，或者，就近，掉进一个无盖的下水窖都好。终于，有些人为了乱了分寸，她把原本一个干净的理由弄得补丁尽出，似乎刻意让老板看出自己的良苦用心。老板知己知彼的神情，摆摆手，由了她了。

露天里带着凉意的空气，欢快地针扎着冷提的颈窝、手腕、脚踝。她本该感到轻松的心反而沉重了，肠胃不知怎么一阵收缩，冷提镇静了下自己——这样的逃跑并不是上策。是呀，二八佳人哪里还有什么上策。老板首先是生意人，其实是上司，情人总是绕了十八道弯给拉在最后，老板今天摆摆手，明天扬扬头，哪

天真的就一脚给踢了。自己这些伎俩也就是逞一时之快。老板，是她什么人！冷提心里沉渣泛起，美好时光不复存在。

手机是一直拽在手上的，不这样就恐怕听不见铃声，可是她又怕铃声会长记性般地响起，脑子里就一直嗡嗡作响，好像那里有个回放机一样，一直响着铃声，冷提停顿了下来，肯定了这不过是自己的幻觉。她转换了思维，可回放机又打开了另一个频道，那些莺莺燕燕的场景就摆在冷提的面前，他们的欢言笑语，指手画脚，还有那些不失时机地提醒老板要对冷提进行约束的表情和眼神，统统地进入了特写镜头、侧写镜头、正面镜头，总之多角度多手法地进行渲染。这时，一辆显示“空车”的出租车滑到了她面前，冷提迟疑着，不知这是否也是镜头之一，就在这片刻，出租车溜向了前方，那里出现了一道弧线，也难怪，冷提还没有打手势，但她并未对这没抬出的手臂像以往一样懊恼。

整个城市都在翻土，为的是迎接本年度亚太市长峰会的到来，乱石蹦裂的路面，逼仄的临时桥架，这些不堪行进的路面让的士鲜有光临。冷提只犹豫了一分钟，转身就去了轻轨车站，尽管这里距离她要去的轻轨车站入口有10分钟路程，她还是毅然地转身了。也许她该坐一坐这种平民化的“面对面车”，得省着点，来日没有方长了。

1 2 3  5 6 7 8

来日没有方长了。

王雄雨接招。

冷提说：“我这可是切肤之痛，你一定要帮我。”

那就尽享苟延残喘之欢。王雄雨懒懒道，丝毫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。

我们怎可同日而语。冷提这话是抬举也是贬低。

王雄雨是散兵游勇，颇有些天马行空无拘无束，业务全靠口碑相传。所谓“雄雨工作室”也只有他一人，从始至今都存在于无形中，不过这并不要紧，王雄雨凭他的名号就能让他的自由主持生涯延续。只是这“延续”是旺还是“衰”，别人都无从知晓。只是王雄雨是个知道打油上滑的人儿，人人都喜欢他，人人都跟他交好，冷提自然也不例外。冷提是《新居时代》的当红主持，尽管只是个影视公司的职员，但知名度不亚于重庆电视台的台柱。《新居时代》栏目是锐之影视公司的主打业务，也就是说不是它的唯一业务，可要问一问本市居民，知道《新居时代》的十有八九，但耳闻锐之影视公司的，恐怕也仅有圈内人了。冷提也因《新居时代》在地产界里芳名远扬。

王雄雨和冷提的关系，有多少真多少假，都是别人饭后茶余的谈资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王雄雨是已婚人士，却绝口不提妻室，真真假假地弄得小姑娘直往他怀里送。冷提笑他是俯首甘为处女梯。王雄雨半真半假地说：“轻浮啊，你离我再近一些吧。”冷提“呸”了一声，说：“王雄雨，你是烂事做不来，好事也办不成。”仿佛只有冷提这样的红主持才能对王雄雨这样的假隐士口无遮拦。口无遮拦要因时因地，这也是做红主持的基本功之一，所谓工夫在诗外，冷提这一手已炉火纯青，不然也不会造就今日的芳名远扬。但是，对王雄雨，她不需要这样的策略，她就是直来直往地骂了、怒了，王雄雨还是认她，口认心认，从这一点就表明了她和王雄雨的关系不一般。他们刚认识的时候，冷提不满20，时光一晃，都是小孩开始读书的年纪了，两人还这样相互刺着、挑着对方。这不是老相好，胜似老相好。王雄雨说这叫境界，不离不弃的境界。王雄雨跟任何女人，都是不离不弃，知道小姑娘把他当成卖弄风情的练习场也不恼，温香软玉自得福分。王雄雨这样的男人在女人群里很招人喜欢，首先他自己就很快乐，然后不遗余力地挖掘别人的快乐，他是一颗真心实意“乐子”。冷提说：“你真当我是你那些小姑娘了？我是不会坐你大腿的。”王雄雨笑言：“我的大腿从来就不是为熟女准备的。”冷提也不怪王雄雨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们打情骂俏的时光都给冲平了，现在两人都不老不少，还说这些话，不是惺惺作态就是缅怀青春了。但这两样东西都不是冷提想要的，她想缠出王雄雨的实诚来，今非昔比，青春匆匆将过。

1 2 3 4 5 6 7 8

其实也不算什么饭局，至少王雄雨觉得不是。就是一个饭，没有冷提想象的局。贵人都是可遇不可求的，要是这么设来设去就成了，那“天不遂人愿”这句话就该在世界上消失。其实过去，有什么要人、名人他们也互相吆喝着会一起出场的，冷提要爱情要光鲜，这些都是一个饭局容易满足的，王雄雨也会在饭局中找到属于他的好处。有时是冷提的场子，有时是王雄雨的场子，还有时是别人的场子，但他们都是单枪匹马地来赴会，各得其乐。年轻女人在这个场合如鱼得水，再加上一些小有名声的事业，很有万千得意的快乐，广告上说Enjoy your life，莫过如此。有谁知道快乐是这么不经用的东西，快乐的人在快乐的时候是不知道的：24岁的时候，觉得是本命年，成熟了，持重了；25岁的时候，才悟得是一个女人完全盛开的季节；可到了26，竟然发现自己还这么有活力，青春不减；27，悠然自得，不管不顾……时间之车到站了，才猛然惊醒，就这么耗过去了？“耗”字可不能轻易用，好像是觅死觅活找后悔药似的，这种感觉是这半年来冷提的体会，准确地说是挂上“二八佳人”这个荣誉称号后，才有脊梁抽风的害怕。一无所求的冷提如今真是一无所有了。她除了一个靠自己劳动得到的房子什么都没有，她只顾快乐去了，以为这快乐是永不消逝的电波，不急这一时一刻地索取，她想做人还是要大气一些，在这个小小的江湖中，她想表现得仗义些，和攀龙附凤的其他女人不一样一些，如此一来就有些装清高。哪知道这装清高是致命的软肋，现在的心境如履薄冰，过去她自命潇洒、自由、大而化之，现在环顾四周却抓不住一根稻草，危机感出来了，归宿感来了。冷提的要求多少有些从良的奢望，她到现在发现自己是没有一点事业心的，要是早几年也让男人给吃了，现在她只盼着嫁人，苟延不多的富足和快乐。其实她的生活尚不算出位，自立女人有自立为后盾，只是她在公司的景况也大不如从前，老板说她太端着，要像这些新进来的小姑娘跳跃些，话里的端倪谁都听得出。小姑娘们仿佛也结成了联盟战线，外应内合。

所以她要王雄雨给设一个局，赶在春光凋零之前。

“你并没有山穷水尽。”王雄雨不是不帮，而是觉得难度太高。万一不成，坏了他的缘。

“你认为我会等到山穷水尽吗？”

王雄雨看着面前这个女人，忖度出她的决心有多大。

“女大思变了，真的。”冷提认真地说。

“可我受不了千夫指。”

“千夫都是别人的夫，与你又何干？我只求一夫又有何错？”

“帮凶的罪过也不小啊。”王雄雨终于笑了，不是不帮，是想套出冷提的动机。

“莫非你还想做当事人？”冷提拿过去说事儿。

王雄雨摆摆手，知道她是开玩笑，说：“当我是戏言，好吗？”

冷提拨弄手指，这些彩甲还是上个星期换的，小指上的开始剥落了：“知道，你最怕‘认真’二字。”

王雄雨叹了口气，他像以往一样，温柔地拿起冷提的手指，仿佛端视一件待售的商品。

“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已经没有锐气了吗？”冷提也温和了语气。

王雄雨把那手指放到鼻孔下嗅嗅，接着又换了一根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这里有股毒气。”

1 2 3 4 5 6 7 8

这天不算太冷，空气中能听到远远近近的鸟鸣，冷提穿了一件米色蓝点的中长裙，丝质的，黑色的长袜，既有家作的温和，又带点不羁。今天在座的五个人中，三女两男，冷提从来没见过赵舒，王雄雨从来也没提起。熟络的人仅知道他是结了婚

的，大部分相识者尚不知道他还有个婚姻。有好事者追问不停，王雄雨就以“名人的婚恋都是隐私”作为终结语。所以冷提多少认为王雄雨的老婆应该是个朴素内向的平民女人，不知是不是自定义的观念太持久了，看见赵舒一时冷提竟未适应。

“雨仙茶楼”处在南坪四小区的一个夹道里，连招牌都不显眼，不远处还有一地烂尾楼。打车过来的时候，原本宽阔的街道到处被围上了蓝漆铁板，路面狭小。司机也顾不得后座上的佳人，祖宗八代地骂起来，冷提在后视镜里狠狠瞪他，司机才识趣地住了嘴，喉咙里仍然不耐烦地咕嘟着。其实，冷提的心里也好不了哪去，这个王雄雨，她心里不快，怎么找这么个破地方，这两年，南坪一直处于敲敲打打状态中，尤其是从第六人民医院开始，一直延伸到步行街，几乎没消停过，路面坎坷不说，大堆的岩石从坑里搬到了地面，连站台都被强占了地盘，公交车和出租车淤塞在这里，交通极其不便。而这条路像永远都挖不完的似的，停停歇歇地做工，阵发性地挖一下，停两下，不知何故。这一座承诺中的立交桥，据说，一定要在今年亚太市长峰会前完工，以崭新的姿态树立重庆新形象。

赵舒说：“我们也是就近方便，挑的这里。”她笑起来，嘴角有一个酒窝，并不诱人。“这是第三次来了，昨天雄雨说有几个朋友要聚聚，我就推荐这家，和老板很熟了，打8.5折。”赵舒穿件很休闲又贴身的外衫，下面是牛仔裤，大大咧咧的装束，分明是想把年龄遮下去的刻意轻松。冷提觉得怎么看怎么别扭，想她也许是受了王雄雨“年轻化思潮”的影响，要跟丈夫保持一致。她忍住让自己不笑，心里却得意了起来。赵舒挑眉展眼地说到末，比画了一个“八”的手势。冷提笑笑，心想这个茶楼倒是与你挺相符的。

赵舒才从福建的一个服装厂回来，目前是“探亲假”。

“什么假不假的，都是自家人的生意，少你一天就不能运转了？”王雄雨半真半假地纠正道，有意地炫耀，却把“自家人的生意”说得轻描淡写。

“哪来什么自家人，”赵舒笑着不买账的样子，“要公私分明。”

“好，依你，依你。”王雄雨不想和妻子当众打情骂俏，住了嘴。

“不知嫂子做哪行？”冷提很识时务地问了一句。

“翻译，翻译。”王雄雨一边搁下手中的茶杯一边代妻子回答。

赵舒嗔怒了丈夫一眼，怪他说得对又说得不对，继续讲服装厂里的见闻。冷提

有礼貌地“哦”了声，并伴随着点头，一边拿眼睛瞟王雄雨，怎么不早说，原来和老婆两地分居，她思忖着，这王雄雨，原来一直都心虚。今天，是妻贵吧，肯这样显恩爱。

在座的还有一对男女，男人叫戚竹，女人叫陆忽忽。陆忽忽是戚竹带来的，姿色甚好却是贤妻良母的神态，究竟是正室还是偏房，冷提一时还不敢妄下定论。戚竹说了几遍这茶楼的情调不错，闹中取静，以后也要弄个这样的茶楼。有一种男人，把他放到任何圈里，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当主角，还要做出勉为其难当主角的谦虚来。冷提决定捅破他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来，因为今天的主角应当是她，而戚竹，不过是她今天要攀的龙。但是初次见面，戚竹似乎并无流连光景的心思，陪着身边这位温文而雅的女人，专心地听赵舒讲故事。

“专卖店里卖的Lee牌牛仔，在我们那里根本不值钱，”赵舒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，“工人午休的时候直接铺在地上就睡了。不当回事儿啊。也就几十块一件，要是贴了牌，那就是名牌，翻筋斗的价格，”赵舒的眼睛瞪得像铜钱似的，对着冷提问，“你一定知道，Lee牌最便宜的都要上400元，那还是没有什么样式的。啧啧。”赵舒呷了一口茶。

“还有更夸张的，”赵舒讲到这里大臂向前一挥，把刚刚喝茶时分散开去的目光抓了回来，“我们那里的农民工打电话要跑到山上去接。”她眉头一挑，好像顺手拈起了一个打电话的农民工，欲给大家展示展示。

“为什么？”冷提看见赵舒兴奋的神情，忍不住给她加把火。

“信号不好。”王雄雨转过头轻声回答。

“信号不好呀。”赵舒夸张地对冷提说，胳膊在王雄雨前面挡了一下，用身体语言表示了对他的不满。王雄雨本能地向椅子后背靠，为了掩饰这个细节，他端起茶杯。冷提看在眼里。

“从厂里到山上至少有100米远，通常是工人的电话响了，马上请假，停下手里的活路，一个劲儿地往山上跑，那个才叫壮观，尤其是很多人一起跑的时候，还一边“喂喂喂”地接手机，”赵舒一边说一边模仿，“就像一群鹅。”

在座的发出不连贯的笑声。

“生动生动！”冷提举起茶杯，对着赵舒敬了一下，“雄哥，看来你要向嫂子好

好学习了！嫂子的口才真是一流。”

“这叫青出于蓝。”王雄雨故作谦虚地说，“她都是听我说多了，耳濡目染的。我想不退步都难。”

“雄哥，”赵舒模仿着冷提的口气说，“退步了，可以找戚大夫。”

“戚大夫可不是随便找的！”陆忽忽莞尔一笑。

“对，不能随便找的。”戚竹仿佛终于等到自己的节目，布道似地，“我早就弃医从商了，所以，”戚竹清了清嗓子，“为了避免误人子弟，我还是给大家讲个警示录吧。”

陆忽忽轻捶了戚竹一下：“什么警示录？讲故事也要分场合，冷小姐初次见面，怎么好老是说冒犯的话。”

冷提没想到陆忽忽也拿她开涮，难道是情人的直觉？“怎么，欺负起我单身来了？什么警示录，要一视同仁。”冷提以进为退，还保持着微笑。

“戚大夫讲故事最好听了，来来来，我们热烈欢迎。”赵舒碰了下王雄雨，又递个眼神给冷提，双手合击。几个人一起作拍手邀请状。

戚竹展开双臂，伪装出盛情难却，说：“好吧，我没什么故事，也就是医学界老生常谈，在两位‘名嘴’面前献丑了。”

“又来了。每次都是这一句。”陆忽忽笑道，嘴里嗑着瓜子，余光掠过冷提。

“好，你来讲。”戚竹顺水推舟。

冷提看了眼王雄雨，正瞅见赵舒的手抓着他的手指上的戒指拨弄。他什么时候戴戒指了？冷提头上闪过一丝疑云。

“我讲就我讲。”陆忽忽扫了周围一圈，拿出巾帕气魄，“就是增大增粗的案例。他们蒙人家，给男病人那儿划了一刀又缝上，其实什么都没作，照收钱。”

四周静静的。

“完了。”陆忽忽见大伙都没什么反应补充道。

“你看你，你看你，讲的什么，无头无尾，一点都不耐人寻味。”戚竹评判道。寥寥几句，冷提也听懂了，不觉得有什么奇闻。果真是老生常谈。

“你让冷小姐评评，干瘪、空洞、言之无物，冷小姐说得几分？”

冷提看看两个男人，神情颇为认真地说：“故事讲得不错，只是要有个后续就